

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

／著

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精神 / 钱穆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221-15237-4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0578 号

著作财产权人: ©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 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 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 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 / 著

出版监制 刘峰 祁定江

产品经理 方理

责任编辑 祁定江 陈滔

特约编辑 庞莹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排版制作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室 A 座)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0 册

印张 6.375

字数 119 千字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书号 ISBN 978-7-221-15237-4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本稿系一九五一年春在台北应“国防部”高级军官组之特约讲演，前后共分七次，每次两小时，由台北广播电台台长姚君善辉当场派员录音，事后由杨君恺龄就录音片整理，并得姚君善焯之襄助，获成初稿，再由讲演人略事修润，大体保留讲演之原面目。本稿旨求通俗，略陈大义，于历史事实，未能多所援据。拙著有与本稿所讲可互相阐证者，计有下列之诸种。

- | | |
|------------|-------|
| 《国史大纲》 | (上下册) |
| 《国史新论》 | (一册) |
| 《中国文化史导论》 | (一册) |
| 《文化学大义》 | (一册) |
| 《中国思想史》 | (一册) |
| 《政学私言》 | (一册) |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一册) |

倘蒙阅者就上列各书参合读之，当更明了本讲演之精神及其理论根据。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钱穆志于香港九龙之新亚书院

前 言

诸位先生：

今天本人感觉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诸位在自己职务很忙的中间，抽暇来听我讲中国历史。本人年轻时，是一个失学的孤儿，未能从先生好好进学校。记得在四十四五年前，我尚为一小孩子，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瓜分了，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波兰之续，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当时听到这种话，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

恰巧在那时，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梁任公先生的《中国不亡论》。他认为中国是绝不会亡国的。我读了这篇文章，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中国还有前途，民族还有将来，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我还是怀疑，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印度之续，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当时，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因为要希望能证明梁先生这

句“中国不亡”的话，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我常想，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

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始终盘旋在我心中，到今回想，这四十多年的中国，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内忧外患，使人悲观。但对梁先生“中国不亡”这四个字，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随后却变成了信仰。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是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乃是经过我长时期理智的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所以我自己常说，我此四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而是要解决我个人当身所深切感到的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

今天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我自己，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只要有人肯听我讲，我一定情愿讲出我知道的一切。这一次“总政治部”要我来讲中国历史，我当然非常地高兴。以后七次时间，准备分为七个题目来讲述。

一、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三、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四、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五、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六、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七、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目 录

序 / 001

前言 / 002

第一讲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 1

第二讲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 23

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 43

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 63

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 89

第六讲 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 109

第七讲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 131

附录一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 151

附录二 从东西历史看盛衰兴亡 / 171

第一讲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一)

人类的知识，虽说千门万户，浩瀚无涯，扼要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的，一是属于人文的。整个世界一切现象，也不外乎这两大类。自然指的是属于人以外的一切，人文指的是属于人类社会本身的一切。当然人生亦是自然中一部分，但我们站在人的立场，应该看重人生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将整个世界分为自然、人文两大类，也并无不合自然处。

因为此两大对象之不同，我们求获关于此两大类的知识的方法也不同。据常识讲，自然开始是没有生命的，纯物质的，后来慢慢儿在自然中间产生了生命，慢慢儿又在生命中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应该先懂得数学与几何，这些都是属于抽象的，只讲数量与形式，这是一个本身空洞而又能概括一切的学问。然这是只对自然科学而言是如此的。若我们讲到人文科学，则不可能拿数学、几何的数量形式来概括，应该把人生已往一切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综合到几个可能到达的最高点，这就成为历史知识了。所以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正如数学与几何之对于自然科学般。

试进一步再详说历史的内容！历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

说，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至于这经验，这已往的人生，经我们用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有许多从前遗下的东西，使我们后代人，可以根据这些来了解，来回头认识已往的经验，已往的人生，这叫作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我们凭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以往历史的本身，再凭这样所得来预测我们的将来，这叫作历史知识。所以历史该分三部分来讲，一为历史本身，一为历史材料，一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

如果我们要把已往整个人生的全部经验，完全地记录保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生很繁复，又是很遥远，过去的一去不留了，我们能凭什么方法，把已往的全部人生保留下来、记录下来呢？这既不可能，也是不需要。我们只求在已往人生中，择其特别重要的，保留记载，使我们得根据这套保留和记载，来了解过去的经过，那就已够了。然而这也依然极艰难，这需有一套精卓的技术。第一先要能观察，能观察然后能记载。正像一切自然科学者，也先从观察开始，才能有所记录的。

我们研究历史，既是包括人生的一切经验，我们该先得运用某一套的眼光来观察，然后才能得到某一种了解。了解以后才能开始有记载。如我们没有一套观察人生的修养，也就无法了解此人生，即就不可能将人生的一切恰当地记载

了。我们根据这一点来讲，可见史学不仅是在保留人类已往的经验，而实际是要观察了解全部的人生，来求得其中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记载。史学正是保留人生经验，发挥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传诸后世，使后人能根据这一番经验，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参考和指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

(二)

不过也许人要讲，过去的人生，在历史上不可能重演，秦始皇、汉武帝过去了，不会再来一个秦始皇与汉武帝。旧的已经完了，我们要向前获得新的。历史既成过去，我们如何能凭借以往历史的经验和其意义，来指导我们将来的人生呢？

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我应该再申说。我认为就历史讲，历史上的“时间”，与我们普通指说的时间有不同。历史上之所谓“过去”，我们可以说它并未真过去。历史上之所谓“未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早已来到了。倘使我们把这样的历史上的时间来讲，前一段时间既未过去，后一段时间又早来到，换言之，历史时间有它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它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

让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讲。如我今天到此讲演，现在已经讲了半小时，但我可说这半小时并未真过去。如果这半小时真过去了，不存在了，那么我讲的下一句话诸位将一定听不懂，或是不了解。我们要了解、听懂下一句话，定要衔接着上面讲的一路听下来。所以说，过去的半小时并未真过去。而我这下面的一句话，此刻虽没有讲出，但必然会讲出的。今天预定要讲演两小时，下面这一小时半的话虽未到来，而确实已到来。但须有待于此番讲演内容逐步地开展。一切历史演变都如此。所以说：历史时间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着；未来的早来到，也早存在着。唯在此时间中，必有其内容演变，而始成其为历史。

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而事业必有其持久性。故凡属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事件。那些事件，不仅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又将持续到将来。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事件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到将来。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诸位此刻来在台湾，台湾已经被日本侵占了五十年，今天台湾是光复了，我们到台湾来的一切所见，不仅是今天的台湾，还看见日本人五十年来所侵占的台湾，这是台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来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日本人侵占台湾

五十年的过去，也就无法了解台湾的今天。由此可知，日本侵占台湾五十年的历史，仍然存在于今天，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取消。日本侵占台湾五十年，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确实存在到今天。推此言之，中国人自己团结成一个民族，创造一个国家，五千年到今天了，请问！若我们不了解过去的五千年，又何能了解今天的中国？

如果你是别一个星球上的旅客，骤然来到这地球，纵然你能认识这地球上人使用的文字，你能了解这地球上今天报纸所讲的是怎么一些事吗？不要说你是从别一个星球而来的旅客，就算你得了一场病，在医院里睡了三年，没有同世界上任何消息接触过，你骤然读到今天的一张报纸，也将十句九不懂。这不是你不认识报纸上的文字，不懂得这许多句子，而是你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因为不了解以往的历史，所以也根本不能了解这现在。我们这一个现在，就是整个历史中之一面，从全部历史演变、开展、累积到今天。这一种演变、开展，是我们所要讲的历史的本身。

所以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不可能由半中间切断，不能说我今天的生命和昨天无涉。我今天的生命，是我以往生命之积累、演变、开展而来的刹那的平面层，而又得刹那刹那演变、开展到下一平面层。我以往的生命，实在并没有过去。过去了就是死了，我们的生命则没有死，不仅保留到今天，而且必

然还得有明天。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要了解历史时间，必先了解这一个意义。

《孟子》书中有一句话，可用来讲这一意义。它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所经过的一切都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却是神而莫测。历史上一切经过都化了，有的没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还要化，这个化便孕育了将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说是神。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这精神，才能形成历史。如果过去的真过去了，不能透达到现在，这是无生命的过去，就没有历史意义，没有历史价值了。如果我们只有今天而没有了明天，这个今天，也就没有历史意义和价值。我们一定要明天的今天，这个今天，才是历史的今天。历史就是要我们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到现在，再透达到将来。人生的意义就即在这里，人生的价值也即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历史精神，就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生命才有这力量，可以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

所以历史时间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不是自然科学里的时间，这一秒钟过去了，那一秒钟还没有来，这一秒钟是现在，那一秒钟是将来，可以指说分别。人文科学里的时间，

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径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作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

再进一步说，这一生命，也并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生命。不是物质的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一个人活了一百年八十年，这只是自然生命。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一部历史，可以活上几千年，这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有人类，不能生育有民族。中国人必然得在其心灵上、精神上，真切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一观念，由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所陶冶而成，却不是自然产生的。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

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

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功夫。

前面已经讲过，没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历史。同时，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也不可能民族。个人的自然生命，有它自然的限度，然而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地持久。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然有它两种的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变化的便不持续，持续的即不变化，自然界现象是如此。氢二氧一变成水，便不再有氢与氧。但我们的文化生命，则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与自然现象绝不同。讲历史，便要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

所以讲历史应该注重此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所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精神。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